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群聖除邪獲寶貝

卻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雲駕霧，提著兩個小妖飄然而去，一個個朝天禮拜道：「話不虛傳，今日方知有此輩神仙活佛。」又見他遠去無蹤，卻拜謝三藏、沙僧道：「寡人肉眼凡胎，只知高徒有力量，拿住妖賊便了，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無些法力，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。」沙僧道：「不瞞陛下說，我大師兄乃齊天大聖皈依，他曾大鬧天宮，使一條金箍棒，□萬天兵，無一個對手，只鬧得太上老君害怕，玉皇大帝心驚。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，他也曾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眾。惟我弟子無法力，乃捲簾大將受戒。愚弟兄若幹別事無能，若說擒妖縛怪、拿賊捕亡、伏虎降龍、踢天弄井，以至攪海翻江之類，略通一二。這騰雲駕霧、喚雨呼風，與那換斗移星、擔山趕月，特餘事耳，何足道哉！」國王聞說，愈□分加敬，請唐僧上坐，□口稱為「老佛」，將沙僧等皆稱為「菩薩」。滿朝文武欣然，一國黎民頂禮不題。卻說孫大聖與八戒駕著狂風，把兩個小妖擄到亂石山碧波潭，住定雲頭。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變作一把戒刀，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，鮎魚精割了下半，撇在水裡，喝道：「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，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，著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寺塔上的原寶出來，免他一家性命；若迸半個『不』字，我將這潭水攪淨，教他一門兒老幼遭誅。」

那兩個小妖得了命，負痛逃生，拖著鎖索，淬入水內。說得那些鼉龜鱉蟹，蝦蟹魚精，都來圍住問道：「你兩個為何拖繩帶索？」一個掩著耳，搖頭擺尾；一個侮著嘴，跌腳搥胸。都嚷嚷鬧鬧，徑上龍王宮殿：「報大王，禍事了。」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駙馬飲酒，忽見他兩個來，即停杯問何禍事。那兩個即告道：「昨夜巡探，被唐僧、孫行者掃塔捉獲，用鐵索拴鎖。今早見國王，又被那行者與豬八戒抓著我兩個，一個割了耳朵，一個割了嘴唇，拋在水中，著我來報，要索那塔頂寶貝。」遂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。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，說得魂不附體，魄散九霄，戰兢兢對駙馬道：「賢婿啊，別個來還好計較，若果是他，卻不善也。」駙馬笑道：「太岳放心。愚婿自幼學了些武藝，四海之內，也曾會過幾個豪傑，怕他做甚？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，管取那斯縮首歸降，不敢仰視。」

好妖怪，急縱身披掛了，使一般兵器，叫做月牙鏟，步出宮，分開水道，在水面上叫道：「是甚麼齊天大聖？快上來納命。」行者與八戒立在岸邊，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：

戴一頂爛銀盔，光欺白雪；貫一副兜鍪甲，亮敵秋霜。上罩著錦征袍，真個是彩雲籠玉；腰束著犀紋帶，果然像花蟒纏金。手執著月牙鏟，霞飛電掣；腳穿著豬皮靴，水利波分。遠看時一頭一面，近睹處四面皆人；前有眼，後有眼，八方通見；左也口，右也口，九口言論。一聲吆喝長空振，似鶴飛鳴貫九宸。

他見無人對答，又叫一聲：「那個是齊天大聖？」行者按一按金箍，理一理鐵棒道：「老孫便是。」那怪道：「你家居何處？身出何方？怎生得到祭賽國，與那國王守塔，卻大膽獲我頭目，又敢行兇，上吾寶山索戰？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賊怪，原來不識你孫爺爺哩。你上前，聽我道：

老孫祖住花果山，大海之間水簾洞。
自幼修成不壞身，玉皇封我齊天聖。
只因大鬧斗牛宮，天上諸神難取勝。
當請如來展妙高，無邊智慧非凡用。
為翻筋斗賭神通，手化為山壓我重。
整到如今五百年，觀音勸解方逃命。
大唐三藏上西天，遠拜靈山求佛頌。
解脫吾身保護他，煉魔淨怪從修行。
路逢西域祭賽城，屈害僧人三代命。
我等慈悲問舊情，乃因塔上無光映。
吾師掃塔探分明，夜至三更天籟靜。
捉住妖精取實供，他言汝等偷寶貝。
合盤為盜有龍王，公主連名稱萬聖。
血雨澆淋塔上光，將他寶貝偷來用。
殿前供狀更無虛，我奉君言馳此境。
所以相尋索戰爭，不須再問孫爺姓。
快將寶貝獻還他，免汝老少全家命。
敢若無知驕勝強，教你水涸山頽都踏蹬。」

那駙馬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，沒要緊羅織管事。我偷他的寶貝，你取佛的經文，與你何干，卻來廝鬥？」行者道：「這賊怪甚不達理。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，不食他的水米，不該與他出力；但是你偷他的寶貝，污他的寶塔，屢年屈苦金光寺僧人，他是我一門同氣，我怎麼不與他出力，辨明冤枉？」駙馬道：「你既如此，想是要行賭鬥。常言道：『武不善作。』但只怕起手處，不得留情，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，誤了你去取經。」

行者大怒，罵道：「這潑賊怪，有甚強能，敢開大口？走上來，吃老爺一棒。」那駙馬更不心慌，把月牙鏟架住鐵棒，就在那亂石山頭，這一場真個好殺：

妖魔盜寶塔無光，行者擒妖報國王。小怪逃生回水內，老龍破膽各商量。九頭駙馬施威武，披掛前來展素強。怒發齊天孫大聖，金箍棒起□分剛。那怪物，九個頭顱□八眼，前前後後放毫光；這行者，一雙鐵臂千斤力，藹藹紛紛並瑞祥。鏟似一陽初現月，棒如萬里遍飛霜。他說：「你無干休把不平報。」我道：「你有意偷寶真不良。那潑賊，少輕狂，還他寶貝得安康。」棒迎鏟架爭高下，不見輸贏練戰場。

他兩個往往來來，鬥經三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豬八戒立在山前，見他們戰到甜美之處，舉著釘耙，從妖精背後一築。原來那怪九個頭，轉轉都是眼睛，看得明白。見八戒在背後來時，即使鐵鏟架著釘耙，鏟頭抵著鐵棒。又耐戰五七合，擋不得前後齊掄，他卻打個滾，騰空跳起，現了本像，乃是一個九頭蟲。觀其形像□分惡，見此身模怕殺人。他生得：

毛羽鋪錦，團身結絮。方圓有丈二規模，長短似鼉龍樣致。兩隻腳尖利如鉤，九個頭攢環一處。展開翅極善飛揚，縱大鵬無他力氣；發起聲遠振天涯，比仙鶴還能高唳。眼多閃閃晃金光，氣傲不同凡鳥類。

豬八戒看見心驚道：「哥啊，我自為人，也不曾見這等個惡物。是甚血氣生此禽獸也？」行者道：「真個罕有，真個罕有。等我趕上打去。」好大聖，急縱祥雲，跳在空中，使鐵棒照頭便打。那怪物大顯身，展翅斜飛，颯的打個轉身，掠到山前，半腰裡又伸出一個頭來，張開口如血盆相似，把八戒一口咬著鬚，半拖半扯，捉下碧波潭水內而去。及至龍宮外，還變作前番模樣，將八戒擲之於地，叫：「小的們何在？」那裡面鯖鮪鯉鱖之魚精，龜鱉鼉之介怪，一擁齊來，道聲：「有。」駙馬道：「把這個和尚綁在那裡，與我巡探的小卒報仇。」眾精推推嚷嚷，擡進八戒去時，那老龍王歡喜，迎出：「賢婿有功，怎生捉他來也？」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。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。

卻說孫行者見妖精擒了八戒，心中懼道：「這廝恁般利害。我待回朝見師，恐那國王笑我；待要開言罵戰，曾奈我又單身，況水面之事不慣。且等我變化了進去，看那怪把獸子怎生擺佈。若得便，且偷他出來幹事。」好大聖，捻著訣，搖身一變，還變做一個螃蟹，淬於水內，逕至牌樓之前。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坐熟了。直至那宮闕之下，橫爬過去，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蟲合家兒歡喜飲酒。行者不敢相近，爬過東廊之下，見幾個蝦精蟹精紛紛紆紆耍子。行者聽了一會言談，卻就學語學話，問道：「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，這會死了不曾？」眾精道：「不曾死，縛在那西廊下哼的不是？」

行者聽說，又輕輕的爬過西廊，真個那獸子綁在柱上哼哩。行者近前道：「八戒，認得我麼？」八戒聽得聲音，知是行者，道：「哥哥，怎麼了？反被這廝捉住我也。」行者四顧無人，將掛咬斷索子叫走。那獸子脫了手道：「哥哥，我的兵器被他收了，又奈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可知道收在那裡？」八戒道：「當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先去牌樓下等我。」八戒逃生，悄悄的溜出。行者復身爬上宮殿觀看。左首下有光彩森森，乃是八戒的釘鈿放光。使個隱身法，將鈿偷出，到牌樓下，叫聲：「八戒，接兵器。」獸子得了鈿，便道：「哥哥，你先走，等老豬打進宮殿。若得勝，就捉住他一家子；若不勝，敗出來，你在这潭岸上救應。」行者大喜，只教仔細。八戒道：「不怕他，水裡本事，我略有些兒。」行者丟了他，負出水面不題。

這八戒束了皂直裰，雙手纏鈿，一聲喊，打將進去。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，跑上宮殿，吆喝道：「不好了，長嘴和尚掙斷繩返打進來了。」那老龍與九頭蟲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，跳起來，藏藏躲躲。這獸子不顧死活，闖上宮殿，一路鈿，築破門扇，打破桌椅，把些吃酒的家火之類盡皆打碎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木母遭逢水怪擒，心猿不捨苦相尋。
暗施巧計偷開鎖，大顯神威怒恨深。
駙馬忙攜公主躲，龍王戰慄絕聲音。
水宮絳闌門窗損，龍子龍孫盡沒魂。

這一場，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，珊瑚樹攆得凋零。

那九頭蟲將公主安藏在內，急取月牙鏢，趕至前宮，喝道：「潑夯彘豕！怎敢欺心驚吾眷族？」八戒罵道：「這賊怪，你焉敢將我捉來？這場不干我事，是你請我來家打的。快拿寶貝還我，回見國王了事；不然，決不饒你一家命也。」那怪那肯容情，咬定牙齒，與八戒交鋒。那老龍才定了神思，領龍子、龍孫各執槍刀，齊來攻取。八戒見事體不諧，虛幌一鈿，撒身便走。那老龍帥眾追來。須臾，攆出水中，都到潭面上翻騰。

卻說孫行者立於潭岸等候，忽見他們追趕八戒，出離水中，就半踏雲霧，掣鐵棒，喝聲：「休走！」只一下，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。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，屍飄浪上敗鱗浮。誠得那龍子、龍孫各各逃命，九頭駙馬收龍屍，轉宮而去。

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襲，回上岸，備言前事。八戒道：「這廝銳氣挫了，被我那一路鈿打進去時，打得落花流水，魂散魄飛。正與那駙馬廝鬥，卻被老龍王趕著，卻虧了你打死。那廝們回去，一定停喪掛孝，決不肯出來。今又天色晚了，卻怎奈何？」行者道：「管甚麼天晚，乘此機會，你還下去攻戰。務必取出寶貝，方可回朝。」那獸子意懶情疏，佯推托。行者催逼道：「兄弟不必多疑，還像剛才引出來，等我打他。」

兩人正自商量，只聽得狂風滾滾，慘霧陰陰，忽從東方徑往南去。行者仔細觀看，乃二郎顯聖，領梅山六兄弟，架著鷹犬，挑著狐兔，擡著獐鹿，一個個腰跨彎弓，手持利刃，縱風霧踴躍而來。行者道：「八戒，那是我七聖兄弟，倒好留請他們，與我助戰。若得成功，倒是一場大機會也。」八戒道：「既是兄弟，極該留請。」行者道：「但內有顯聖大哥，我曾受他降伏，不好見他。你去攔住雲頭，叫道：『真君，且略住住，齊天大聖在此進拜。』他若聽見是我，斷然住了。待他安下，我卻好見。」

那獸子急縱雲頭，上山攔住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真君，且慢車駕，有齊天大聖請見哩。」那爺爺見說，即傳令，就停住六兄弟，與八戒相見畢，問：「齊天大聖何在？」八戒道：「現在山下聽呼喚。」二郎道：「兄弟們，快去請來。」六兄弟乃是康、張、姚、李、郭、直，各各出營叫道：「孫悟空哥哥，大哥有請。」行者上前，對眾作禮，遂同上山。二郎爺爺迎見，攜手相攬，一同相見，道：「大聖，你去脫大難，受戒沙門，刻日功完，高登蓮座，可賀，可賀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。向蒙莫大之恩，未展斯須之報。雖然脫難西行，未知功行何如。今因路遇祭賽國，答救僧災，在此擒妖索寶。偶見兄長車駕，大膽請留一助。未審兄長自何而來，肯見愛否？」二郎笑道：「我因閑暇無事，同眾兄弟採獵而回。幸蒙大聖不棄留會，足感故舊之情。若命挾力降妖，敢不如命。卻不知此地是何怪賊？」六聖道：「大哥忘了？此間是亂石山，山下乃碧波潭萬聖之龍宮也。」二郎驚訝道：「萬聖老龍卻不生事，怎麼敢偷塔寶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近日招了一個駙馬，乃是九頭蟲成精。他郎丈兩個做賊，將祭賽國下了一場血雨，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。那國王不解其意，苦拿著僧人拷打。是我師父慈悲，夜來掃塔，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，是他差來巡探的。今早押赴朝中，實實供招了。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，師命我等到此。先一場戰，被九頭蟲腰裡伸出一個頭來，把八戒啣了去。我卻又變化下水，解了八戒。才然大戰一場，是我把老龍打死，那廝們收屍掛孝去了。我兩個正議索戰，卻見兄長儀仗降臨，故此輕瀆也。」二郎道：「既傷了老龍，正好與他攻擊，使那廝不能措手，卻不連窩巢都滅絕了？」八戒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奈天晚何？」二郎道：「兵家云：『征不待時。』何怕天晚？」

康、姚、郭、直道：「大哥莫忙。那廝家眷在此，料無處去。孫二哥也是貴客，豬剛鬣又歸了正果，我們營內有隨帶的酒餚，教小的們取火，就此鋪設：一則與二位賀喜，二來也當敘情。且歡會這一夜，待天明索戰何遲？」二郎大喜道：「賢弟說得極當。」卻命小校安排。行者道：「列位盛情，不敢固卻。但自做和尚，都是齋戒，恐葷素不便。」二郎道：「有素果品，酒也是素的。」眾兄弟在星月光前，幕天席地，舉杯敘舊。

正是寂寞更長，歡娛夜短。早不覺東方發白。那八戒幾鍾酒吃得興抖抖的道：「天將明了，等老豬下水去索戰也。」二郎道：「元帥仔細，只要引他出來，我兄弟們好下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我曉得，我曉得。」你看他斂衣纏鈿，使分水法，跳將下去，逕至那牌樓下。發聲喊，打入殿內。此時那龍子披了麻，看著龍屍哭；龍孫與那駙馬，在後面收拾棺材哩。這八戒罵上前，手起處，鈿頭著重，把個龍子夾腦連頭，一鈿築了九個窟窿。說得那龍婆與眾往裡亂跑，哭道：「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。」

那駙馬聞言，即使月牙鏢，帶龍孫往外殺來。這八戒舉鈿迎敵，且戰且退，跳出水中。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，槍刀亂扎，把個龍孫刺成幾斷肉餅。那駙馬見不停當，在山前打個滾，又現了本像，展開翅，旋繞飛騰。二郎即取金弓，安上銀彈，扯滿弓，往上就打。那怪急鑽翅，掠到邊前，要咬二郎。半腰裡才伸出一個頭來，被那頭細犬攆上去，汪的一口，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。那怪物負痛逃生，徑投北海而去。八戒便要趕去，行者止住道：「且莫趕他，正是『窮寇勿追』。他被細犬咬了頭，必定是多死少生。等我變做他的模樣，你分開水路，趕我進去，尋那宮主，詐他寶貝來也。」二郎與六聖道：「不趕他倒也罷了，只是遺這種類在世，必為後人之害。」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，是遺種也。

那八戒依言，分開水路。行者變作怪像前走，八戒吆吆喝喝後追。漸漸追至龍宮，只見那萬聖宮主道：「駙馬，怎麼這等慌張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八戒得勝，把我趕將進來，覺道不能敵他。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。」那宮主急忙難識真假，即於後殿裡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，遞與行者道：「這是佛寶。」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，也遞與行者道：「這是九葉靈芝。你拿這寶貝藏去，等我與豬八戒鬥上兩三合，擋住他。你將寶貝收好了，再出來與他合戰。」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，把臉一抹，現了本像道：「宮主，你看我可是駙馬麼？」宮主慌了，便要搶奪匣子。被八戒跑上去，著背一鈿，築倒在地。

還有一個老龍婆撒身就走，被八戒扯住，舉鈿才築，行者道：「且住，莫打死他，留個活的，好去國內見功。」遂將龍婆提出水面。

行者隨後捧著兩個匣子上岸，對二郎道：「感兄長威力，得了寶貝，掃淨妖賊也。」二郎道：「一則是那國王洪福齊天，二則

是賢昆玉神通無量，我何功之有？」兄弟們俱道：「孫二哥既已功成，我們就此告別。」行者感謝不盡，欲留同見國王。諸公不肯，遂帥眾回灌口去訖。

行者捧著匣子，八戒拖著龍婆，半雲半霧，頃刻間到了國內。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尚都在城外迎接。忽見他兩個雲霧定時，近前磕頭禮拜，接入城中。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講論。這裡有先走的和尚，仗著膽，入朝門奏道：「萬歲，孫、豬二老爺擒賊獲寶而來也。」那國王聽說，連忙下殿，共唐僧、沙僧迎著，稱謝神功不盡，隨命排筵謝恩。三藏道：「且不須賜飲，著小徒歸了塔中之寶，方可飲宴。」三藏又問行者道：「汝等昨日離國，怎麼今日才來？」行者把那戰駙馬，打龍王，逢真君，敗妖精，及變作詐寶貝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三藏與國王、大小文武，俱喜之不勝。

國王又問：「龍婆能人言語否？」八戒道：「乃是龍王之妻，生了許多龍子、龍孫，豈不知人言？」國王道：「既知人言，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。」龍婆道：「偷佛寶，我全不知，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，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，三年前下了血雨，乘機盜去。」又問：「靈芝草是怎麼偷的？」龍婆道：「只是小女萬聖宮主私入大羅天上靈霄殿前，偷的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。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著，千年不壞，萬載生光。去地下或田中掃一掃，即有萬道霞光，千條瑞氣。如今被你奪來，弄得我夫死子絕，婿喪女亡，千萬饒了我的命罷。」八戒道：「正不饒你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家無全犯。我便饒你，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。」龍婆道：「好死不如惡活。但留我命，憑你教做甚麼。」行者叫取鐵索來。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，把龍婆琵琶骨穿了。教沙僧：「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。」

那國王即忙排駕，遂同三藏攜手出朝，並文武多官，隨至金光寺。行者上塔，將舍利子安在第□三層塔頂寶瓶中間，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。念動真言，喚出本國土地、城隍與本寺伽藍們，命三日送飲食一餐，與這龍婆度口；少有差訛，即行處斬。眾神暗中領諾。行者卻將芝草把□三層塔層層掃過，安在瓶內，溫養舍利子。這才是整舊如新，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依然八方共睹，四國同瞻。下了塔門，國王就謝道：「不是老佛與三位菩薩到此，怎生得明此事也！」

行者道：「陛下，『金光』二字不好，不是久住之物：金乃流動之物，光乃閃灼之氣。貧僧為你勞碌這場，將此寺改作伏龍寺，教你永遠常存。」那國王即命換了字號，懸上新匾，乃是「敕建護國伏龍寺」。一壁廂安排御宴；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眾生形，五鳳樓註了名號。國王擺鑾駕，送唐僧師徒，賜金玉酬答。師徒們堅辭，一毫不受。這真個是：

邪怪剪除諸境靜，寶塔回光大地明。

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